



爱在重阳

回眸，有温暖的守候

重阳如意

石桥头镇中学九(2)班 周昱欣
指导老师 陈秀芳

秋风萧瑟，天高云淡。又重阳，忆登高。

在我们家，重阳节登高已经成了传统。儿时，我常常和爷爷奶奶一起过重阳节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，我们一起登高赏景，品尝重阳糕和菊花酒。

五岁时的重阳节，我和爷爷奶奶照例去登高。太阳暖暖的，树梢上的鸟鸣婉转，像是在和我说“早上好”。凉风习习，红色的枫叶纷纷扬扬，如一群翩翩起舞的红蝴蝶。睁大眼睛仔细一看，清晰的脉络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是一张神秘的藏宝图！

爷爷一边登高，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只见他昂首挺胸，一手做势。相传在东汉时期，有一个叫恒景的道士。有一天，恒景得知九月九重阳节这天，恶鬼会从地府出来危害人间。为了拯救百姓，恒景决定在重阳节这一天为民除魔！他带着茱萸叶和菊花酒，骑着爷爷那洪亮的声音与那独特的气势引得我哈哈大笑，不停地击打爷爷那宽阔的后背。家人们的笑声在山间荡漾开来。

十一岁那年的重阳节，听说我家附近的山上菊花开得特别灿烂，我和弟弟嚷着要去赏菊。那天天灰蒙蒙的，风也吹得我直哆嗦，不一会儿，天空下起了雨，雨声滴答地打在石阶上，雨丝细细地进入我的眼帘，我们的计划被迫取消。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便直望着远处的山雾。直到我看到一位陌生的老人从细雨中走过，手里拿着一束沾着雨水的新鲜的菊花。

他微笑着把花递给我：年轻人，心中有景花自开，不必局限于现在。

我那时只觉花开得很不错，并没有关注他说的话，更不用说这句话的意思了。现在想来，倒是我狭隘了。

而今又快到重阳节了，周末全家又一起登上了附近的乱岩。路上人少，到山顶上，我环视着周围连绵不断的山，呼吸着山顶丰润的青草和湿润的泥土的气息。此时已无花可赏，一路上我和弟弟牵着不时歇脚的爷爷和奶奶，可爱的弟弟总能找乐子，编着冒险故事。看着爷爷奶奶欣慰骄傲的笑容，我方悟，心中有景花自开的真谛。我将重阳糕送入奶奶的嘴里，揉搓着她手上的如落叶一般细密、粗糙的掌纹，将自己黏在奶奶的怀里。

时间流逝，我们也逐渐长大。惟愿亲爱的爷爷奶奶岁岁重阳，均如意，时光不老，长安康！

重阳又见菊黄

石桥头镇中学九(2)班 颜书宁
指导老师 陈秀芳

秋已至，菊微黄，再见之时，又逢重阳。

满园菊黄，背影瘦削踉跄，是我的姑姑。

她拐脚走路，看着略有不便。若走近细看，你便会发现她的右眼混沌，是极不好看的。

她本是清纯动人的女孩，白皙的皮肤，纤细的身材，甚至手持令人艳羡的名校学历。

但那晚天公不作美，狂风咆哮着带走了她的一切，她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不巧的是，那日正逢重阳。菊在暴雨的摧残下，零落在地。

在重症监护室，她与死神斗争了三天三夜。她赢了，但困难远不止如此。

当她能睁开眼睛，我便去看她了，纱布下那一抹笑，挤得那么用力，那么勉强。

令我难以忘怀的，是姑姑尝试康复训练的那个下午。我给她带了一本余华的《活着》，正要去病房找她，却在走廊瞧见她的背影，她做了一次深呼吸，瞳孔中放出亮光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她将手搭在墙边的扶托管上，握紧，用力，再用力，每一根青筋都随之突起。手臂抖动着，身体一点点挪动，她艰难地站起。额头的汗珠滴滴滚落了下来。

她成功了，她能站起来了。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，我没能将《活着》给她。

一晃三年，时间飞速逝去。家里的重大变故，给了我巨大的心理打击，也导致我与姑姑三年无以相逢。

又是一年重阳之际，我停在了姑姑的小院前：姑姑！

她抬头与我对视，满含惊喜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快，快进来吧！

小小的院子里种满了她心喜的绿植，可惜秋到了，不及春的生机，不比夏的热烈。它们统统染上昏黄，显得无比疲倦。姑姑在挪步打扫着她的院子。不知为何，今年南国的秋，来得如此冷清、萧条，甚至悲凉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忍不住问道：姑姑，你是怎么熬过那段时光的？

姑姑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微微一笑：你是否看见那墙边的菊花了？我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向那菊花。菊花的黄色淡雅依然，美得特别。这特别并不在其色，而在其态。它昂首挺立，似乎不惧秋风的蹂躏，应了那句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。

我并非如此坚强。姑姑缓缓开口道，我也曾逃避过、崩溃过，想要一了了之。但我没有那么做，或许希望就在下一刻呢，或许光明就在明天呢，好比这菊花，在百花凋零之时，它却能迎接萧瑟秋风，灼灼其华。

风，渐渐消散了。

离别之际，我终于将那本《活着》送出，转眸那刹，只见姑姑灿烂的笑。

秋风起，重阳至又见菊黄摇曳。

秋意·菊酒

石桥头镇中学八(3)班 郑博妍

九月九，饮菊酒。秋风载着桂花香与菊花香浸染了整条微巷。天上无意将橘色糖水落在山上，成了点点金菊。我坐到花丛旁，感受着。原来已是秋天。

儿时，乡下姥姥总会制作菊花酒。姥姥做的菊花酒口感柔和，既不辣也不呛喉。与外面卖的不一样，有一种很香很浓郁的菊花味，哪怕喝小小一口，也觉菊花香沁入骨髓。

大清早，姥姥便将糯米带来放入锅中浸泡。顽皮的我总是忍不住动动这个，再搞搞那个。姥姥看着我，把糯米放在锅上蒸后，用她那粗糙的手拉着我去山上摘菊花。风呼呼地往脸上吹，踩着吱吱作响的焦脆枯叶，每一声都好听极了。

来到山上，这儿的菊花果然不少。黄澄澄的花，丝状的瓣在周围像个金灿灿的小太阳。

那是太阳落到地上来了。姥姥摘着一朵菊花说着。

我也要摘太阳！我飞扑过去，像风似的将所有的黄色小花都给摘下放入篮中。

哎呀，这才不是太阳。姥姥将其中的小野花挑出，放在我头上，你好好看看姥姥的。

不过，我当时还是不服气，口上答应着，心里还依旧想着，我找的不过小一点，不也能用吗？

回去后，姥姥把菊花洗干净，放入竹筐，说是要将秋天晒进花中。听说把糯米拌入酒曲，待发酵两三日，就可以把饱含秋天的菊花放入其中，密封发酵一月左右就可以了。

等待过程中，我总是忍不住去看看菊花酒到底酿好没有，但又牢牢记得姥姥的嘱咐，便只好来到小溪旁，将石头扔入泛着金光的溪水中，听着石头落入水中的扑通声，赶紧双手合十，祈愿重阳节快快到来，去喝那金黄泛绿的菊花酒。

又是一年重阳节。百无聊赖地我将一块石头丢入溪水中，扑通，何时我才能回去看望姥姥，品尝姥姥酿的菊花酒？

重阳二三事

石桥头镇中学八(3)班 张子睿

孝亲敬长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还记得数年前的一个重阳节，金桂飘香，甚美。

秋日的风是萧条的，胡乱地刮在脸上，怪冷的。当时，我随一伙志愿者去一座养老院。养老院并不大，人却挺多，却看不出热闹的地方，老人们大多六七旬了，见我们来了，也不过是躺在床上招招手，偶尔看见一两个护工，不过都让人觉着极忙的样子，小院里的健身器材也落了许多灰，像是许久未曾动过的。

同我一起的志愿者一刻不闲，拿起扫把把这扫扫那扫扫，包起饺子来也是极利索，但总是给人一种走流程的感觉，也许是少了点什么，是亲近感吗？是陪伴吗？还是人与人交流的温情？也许都有吧。哎！确实是少了些什么。

我是极清闲的，一会儿扫扫地，一会儿包包饺子，就是不得劲，不明白这有什么敬长中“敬”的体现，只觉着在陪他们走流程，演独角戏，无非是如此罢了。那便干些别的，我便摆弄起供老人娱乐的象棋，在那自导自演起来。

这马该斜着进四，逼走炮的。正当我自我陶醉时，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敲打了一下我的脑门，我回过头看，居然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，两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，脸蜡黄，手是皮包骨头，眼睛也看上去好久没用过，好像是个撑开似的，却异常的有神。他微微从床上扶起，提起一只手指向我刚落落的马。我忙重新调整，并把放棋盘的凳子端到他床边，请他指点，他便缓缓爬起来，端详起这棋，您有何高见？我说。

年轻人真是大开大合，我这车一移，你这棋不就死了吗？他略夹点本地口音，饶有兴致地对我说。

怎么可能？就算我两个仕都没了，输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瞧着吧。他严肃了些，先是用炮破了我一个象，他的马便冲下来将我的军，再合着刚挪下来的车，便将我将死了。

怎么回事？我一脸疑惑。

年轻人要走好自己的棋呀！他冲我笑了笑，像是小孩子般的得意，给人阳光，原来老人也卖乖。

不服，再来！再来！我输了一次又一次，他却总是只笑着看看我。慢慢地，我自觉得意的棋路输得一塌糊涂，老先生的棋却被我一点一点偷了过来。我们从一方占上风到慢慢能对上手，我们交流的言语也从充满繁杂细碎的敬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，他笑的纹理也越来越多。我想，或许，这才是“敬”的本质吧！这终不是走一个流程能比的。

临走前，我们下了最后一盘棋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赢。或许，也是他这一生输给我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那时，我用老先生的方法在迷糊中打败了他，当时我是极奇怪的，或许是先生放水了吧。但先生仍是笑笑，好久没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了，先前也来过几批人，不过都是来走流程的，你却不一样，懂得如何亲近我们这群老头老太，好想再赢你一盘棋，可惜时间不充足了。好了，你走吧。他似乎有些悲伤，我也不知说什么好，便留下一句谢谢。

山路上，金桂飘香，我总想起先生，或许陪伴才是最好的孝敬吧，孝亲敬长，我心已明悟。

